

彝人紀事

纳张元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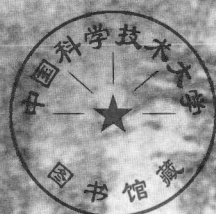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r.cn](http://www.clapner.cn)

人紀事

纳张元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r.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山纪事 / 纳张元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90-0822-2

I. ①彝… II. ①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4772 号

彝山纪事

作 者: 纳张元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李金玉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校对: 左家琦

封面设计: 左道文化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suj@clapnet.cn

印 刷: 昆明龙昇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昆明龙昇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822-2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蹄印拾花

父亲的三双鞋	3
写给女儿	6
山寨岁月	9
梦中的海	13
秋天的困惑	16
古 树	18
父 亲	20
城市情怀	22
城市蛙声	25
城市牧歌	27
山坡上的羊群	30
永远的红房子	32
梦里，我在唱山歌	35
在鲁院听铁凝主席讲课	38

映象彝山

春节到彝山打歌来	45
彝山速写	48
彝山牧读	50
山道悠悠	52
远去的鹰影	55
与大蛇相遇	57
这只乌鸦叫得怪	59
有蛇进门	61
远去的故乡	63
陈老师	67
自画像	69
母亲的眼泪	72
狗 吠	74

山 里 山 外

热土之行	79
拜谒鲁迅墓	82
天 籁	84
二十年风雨兼程	86

巴金的真诚：掏出心来！	89
不妨为自己找点“想场”	93
冬日情思	95
跟着女儿唱国歌	97
开启生命的碰碰车	99
认 真	101
障 碍	103
守住本分	105
小 三 妹	107

紙上風景

在现实与虚幻之间造梦	113
给疲惫的心灵放一个长假	117
一片冰心在玉壶	120
遥见仙人彩云里	125
对边地生活的精神守望	129
给平淡的生活穿上智慧的风衣	133
半瓣花上说人情	137
不一样的天空	140
边地守望与文学书写	144
灵山不言溪自语	149

品味平淡，感悟人生	153
用散淡的文字品味生活	156
由《哥本哈根》想到的	160
民间审视与野性文字	164
心灵极地 岁月边城	168

空谷足音

重建大学精神	175
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179
我们获得了一双隐形的翅膀	181
生活的馈赠	185
地球在呻吟	188
以文学的名义相聚北京	192
书生本色，学人风骨	203
鲁院，文学路上始终有您	206

蹄
印
拾
花



父亲的三双鞋

父亲很少穿鞋，几乎就打了一辈子的赤脚。

我老家的山民们几乎都不穿鞋，一方面是大家都很穷，穿不起鞋。但主要原因还是山高路险，有鞋也穿不成。那山陡得连猴子过山都要淌眼泪，岩羊下山也要滚皮坡，一条山草绳一样细细的小路，弯弯曲曲地挂在壁陡的山腰上，行人像壁虎一样贴着悬崖小心翼翼地移动，稍不留心脚下轻轻一滑，人就像鸟一样在峡谷中飞起来，一直飞下万丈深渊。有一年来了两个下乡干部，他们把鞋子挂在脖子上，右手拿一枝树叶遮挡在外面：说看下面又陡又深——头晕！左手扶在岩壁上，脚摇手抖地碎步挪动，好不容易进了山寨，开始宣讲脱贫致富法宝，讲了半天，山民们两眼呆滞，面无表情。下乡干部有些生气：我们好心教你们致富绝招，你们这是啥态度？山民们这才木讷地说，你们说的那些这样买进来那样卖出去的法子根本行不通，我们买一头小猪背进来，喂大以后就再也背不出去了。两个下乡干部一下子愣了，其中一个推了推眼镜，用毛笔在一块绝壁上写下“革命到此止步”六个大字，还在后面打了三个惊叹号，然后就打道回府，以后也再没有人来这里下乡。在这样危险的山路上行走，打赤脚是最稳妥的。父亲从小就赤脚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他那算张得有些变形的赤脚，青蛙一样抠贴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个脚印，



沉稳而有力，风里来，雨里去，不知不觉就走成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该说媳妇了。在媒人的引领下，我父亲背着烟酒糖茶到我母亲家来提亲了。按照当地风俗，女方如果不同意婚事，会请媒人将烟酒糖茶原封不动地退还给男方家。而我父亲收到的是一双草鞋，我母亲亲手编的草鞋。我母亲应该给父亲做一双布鞋，但那个年头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包括针线都要凭票购买，更不要说棉布了。虽然只是草鞋，母亲却很用心，编得很精致，两只鞋帮上还编了两条龙缠绕在上面，龙头在鞋鼻子处，龙尾一直蜿蜒到鞋后跟，尽管多年后，我父亲非常肯定地对我说，那两条龙一点都不像龙，倒很像两条蛇，但还是能看出我母亲手艺不错，针线活肯定也错不了。我母亲说龙编成了蛇样不赖她，主要是她只见过蛇，没有见过真正的龙长什么样子。我父亲拿到草鞋时，欣喜若狂，他急不可耐地将鞋穿上，但那鞋一点都不好穿，第一天就磨了一脚的血泡，第二天脚丫、脚背、脚后跟，到处都在流血，第三天，我父亲的双脚肿成了馒头，双腿肿得像柱子，连地都下不了。看着红肿的双脚，再看看那双血糊漓拉的草鞋，父亲很生气，顺手就将它们扔进了火塘，随着一阵浓烟和熊熊大火，那双草鞋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我母亲过门很久以后才知道，她精心编织的定情之物早已被父亲付之一炬，十分生气，跟我父亲大吵一架。父亲怪母亲太笨，编的草鞋一点都不合脚，害他跛了十几天，白耽误了很多工分。母亲则骂他那双熊掌根本就不是人脚，不配穿人的鞋子。骂归骂，母亲还是东拼西凑，找针线，积攒碎布，打裱布，纳鞋底，缝鞋帮，不知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给父亲做了一双真正的布鞋，而且是比照着父亲那双箕张得变形的“熊掌”做的，父亲穿上后，在火塘边走来走去，十分惬意，最后下结论式地说：嘿，这才是真正的鞋子。说完后，脱下鞋，用袖子擦去鞋底上的泥土，拍了又拍，吹了又吹，然后小心地压在枕头下面，再也舍不得穿。到过年时，母亲提醒我父亲说，过年了，把新鞋拿出来穿上吧，到亲戚家串门子也有面子。父亲小心地翻开枕头，一下子傻眼了：那双布鞋早就被老鼠啃成了一堆碎布。父亲心疼得不断地咝咝直吸凉气，对着那堆碎布，咬牙切齿地骂了许多脏话。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在城里找了女朋友，结婚之前，我特意买了一双皮鞋带回去，让父亲穿着皮鞋来参加我的婚礼，还一再叮嘱说，千万

不能光着脚来，让城里人笑话。婚礼那天，父亲来了，皮鞋倒也穿来了，只是弄得他一脸的苦瓜相，走路一颠一拐的。那段漫长而又崎岖的山路，把他的脚磨出了好几个不小的血疱。“以后别给老子买皮鞋了，既折磨人又浪费！”父亲拉着脸说。回到家后父亲很少再穿这双皮鞋，吸取布鞋被咬的教训，父亲不敢再将皮鞋藏到枕头下，而是把它锁进木柜里，还隔三岔五地打开柜子检查，后来，眼看着皮鞋一天天长毛了，父亲一下子慌了：这兔崽子给我买的什么鞋，这不是又要霉烂了吗？我听说后，告诉父亲，是他的木柜子不通风，皮鞋要经常拿出来晒太阳，还要擦鞋油的。以后，每隔十天半月，父亲就要拿出他的皮鞋来，擦油晒太阳。一边擦一边骂骂咧咧，说我是败家子，没有“瘦袋”找一个“尿泡”来挂给他，几年来，已经费掉他好几条鞋油了，真是青菜盘出肉价钱，拴牛的绳子比牛还贵。不过，骂归骂，父亲并没有真生气，从表情看还挺受用的，母亲这样告诉我。

去年，古老的山寨不仅通了水，通了电，还通了公路。父亲的皮鞋终于不用再锁在木柜子里了，最近父亲打来电话，说他的皮鞋已经快穿不成了，让我给他再买一双。他一再叮嘱我要买真皮的，不要人造革的，寨子里一些人图便宜，买人造革的皮鞋穿，脚臭得很，喝酒时连伴都挨不上。父亲的话不仅有了醉意，还明显有显摆的成分。

不过，我从父亲的话里听出来，山寨里穿皮鞋的已经不仅只是他一个人了。只是不知道当年下乡干部题写的“革命到此止步”几个大字还在否？

写给女儿

文洁，你的到来，改变了我们一半的家庭生活，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我曾蓄谋要写一篇《初为人父》的文字，来勾勒我对当父亲的措手不及，但后来一想，这有点搞个人崇拜的嫌疑，况且也没能把第一功臣——你母亲的领导地位摆正，所以，只好作罢。

但，你出生的这一年，有许多事情是应该记下来的。我本来想告诉你，这一年很不太平，许多地方遭水灾，好几个国家在莫名其妙地打仗，火车脱轨，飞机被劫，也都时有发生，这一年兰花大跌价，哈巴狗十分走俏，总之是十分热闹的一年。但这些事情，估计日后都会有人专门把它写进书里，你可以自己去图书馆查阅。我只给你写一些正史野史都不记载的鸡零狗碎之事，以备查考。

我已经说过，对于你的到来，我们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那时考虑得最多的是，想从一所偏僻的山村中学调到一个经常刮大风的城市，到那里去感受一下现代文明的气息。在我们祖祖辈辈世代耕耘的千里彝山，有许多关于这个城市的古怪传说。但在有关调动还是一种幻想的时候，你毫不

客气地闯入了我们的两人世界。你的固执，令人胆战心惊，包括见多识广的医生护士也不例外——你整整折腾了你母亲两天两夜。当我们面如土色地围在你母亲身边时，你被冷落在一边，但你居然不哭，你用黑白分明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个亮得耀眼的白色世界。你的父亲我那时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两天两夜不吃不睡，使我神情呆滞，状如枯槁。我没有一般人通常的初为人父的狂喜，我只是木然地看着你，对一个活泼泼的小生命颇感茫然和不可理喻。

你出生的第二天开始，空空荡荡的校园里悬挂起红红绿绿的万国旗。一个个像青蛙一样调皮的学生，好奇地边走边仰头看那些迎风招展的旗帜，做出一种少有的沉思状。你的父母突然就比英国人还关心天气，尽管那些挑泡烤烟水磨肿了肩头的烟农，整天仰着灰灰的脸，木讷地傻看着高远的天空，那一双双昏黄呆滞的眼睛，企图看穿那一泓恼人的湛蓝，寻出藏在它深处的凉丝丝的希望，但为了你那些永远也洗不完的尿布，你的父母只好盼望天天都有大太阳，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在那些阴雨连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你的尿布成了老大难问题。我整天坐在火炉前，边看书边给你烘烤尿布，那一段时间，你父亲不管读什么书，都只读出一个味：尿味。火炉毕竟不是太阳，你的尿布总是供不应求。夜里，你的父母只好把潮湿的尿布裹在身上睡觉，来日清晨，你便又有暖和干燥的尿布可换了。

文洁，若干年后，你将无法想象你的出生地是一个什么模样。到那时，这个名叫平川的偏僻小镇将会高楼林立，面目全非。但你必须记住，你就出生在这个曾经是一片狼藉的小镇上一间阴暗潮湿的老屋里。你的父母工作繁重却收入可怜，住得更是窝囊，一间窄得难以转身的老屋，本有一个后窗，但窗外是一条排水沟，一些懒得出奇的小镇居民，每到夜晚，就像田鼠一样贼溜溜地窜过来，往排水沟里倒马桶，排水沟便一年四季臭气熏天，那扇本可以给老屋带来光明的窗子就一年四季都不敢打开，老屋里昏天黑地分不出白天黑夜。那些硕大肥胖的老鼠便高兴得整天在顶棚上面搞拳击比赛开田径

运动会，还经常溜下顶棚来搞破坏活动，一笼结婚时花去我们一个月工资才买来的蚊帐，也被那些鼠辈咬得千疮百孔，为蚊子大开方便之门。这年炎热的秋季，蚊子出奇的多，成群结队的尖嘴蚊争先恐后地涌入蚊帐，我大开着一百瓦的大灯泡，横眉瞪眼，竖着双耳，贼精精地坐在床上，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努力做到进来一个消灭一个。后来，实在困不住，只好躺下，袒露着身体，心里暗暗向那些还在嘤嘤嗡嗡唱歌的蚊子祈求：快来吃吧，吃饱后请别咬我们的文洁。

文洁，也许我给你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废话，但我认为，每个父母都应该给自己的子女讲一些有必要的废话，那些虐待父母的人，就是父母没有给他们讲一些有必要的废话，他们不理解什么叫“父母”，他们不懂得“父母”深刻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每一个父母，就是一本深奥复杂的书。每一个父母，就是一首悲壮凝重的史诗。他们的头发，有一半是为子女白的，他们的皱纹，有一半是子女刻下来的……

所以，文洁，你要记住，长大以后，你一定要尊敬人，尊敬每一个父母或曾经是父母的人。

山寨岁月

千里彝山，枯瘦如柴。

山里人的天地，另是一种风景。仰望高空，直到把帽子仰掉，才见窄窄的一线蓝天，七歪八扭地夹在两座枯瘦的大山之间。在不下雨的日子里，常见到淡淡的棉花状云朵，在那一线蓝天里从东向西走，后来又从西向东往回走，看得眼睛又涩又酸的时候，天空就有些旋转，于是就看不出白云到底向哪个方向走了。只有星星和月亮，每晚从东边的山顶一步跨到西边的山顶，钻进树枝，躲起来睡觉。若是雨天，两山之间就拉了一块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沉甸甸的雷声在山顶上轰隆隆地滚来滚去，让人毛发倒立，脊背发凉。

当我在课堂上讲：天是无边无际的，地是一个圆球时，同学们都皱眉瞪眼火冒三丈地怒视着我——他们把我当成了骗子。山里人的天是细长的，地是高山和深谷。

学校所在处是一个破旧的小镇，小镇上的人都喜欢随地大小便，那曲曲折折的小巷便又脏又臭，成群的苍蝇蚊子吃得很饱以后无所事事，就嚶嚶嗡嗡地聚在小巷里开联欢会。几条嘴尖毛长穷凶极恶的癞皮狗在小镇上四处乱窜，在它们不顺心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地咬你一口，让你心惊肉跳，头皮发麻。茶余饭后，唯一可以散心的地方，就是小镇周围的田野。夕阳西下，

远山近水都笼罩在杏黄色的晚霞之中，提心吊胆地走在被精打细算的农民铲得窄窄的田埂上，倍感人生道路的艰难。人不仅活得很累，而且活得很无奈。昔日同窗，一些人高升了，一些人发财了，更多的人却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我也反复问自己：难道真要在三尺台前舌耕一生？

二

弯弯曲曲，曲曲弯弯，一条细细的小路攀着大山，串起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寨。

天空悬一轮贼毒的日头，分外咬人。我贴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地蜗行，左一弯，右一弯，走得头晕眼花，嘴巴发苦，人还是悬悬地挂在半山腰，抬头一看，前面不知还有多少弯弯拐拐，禁不住大腿发酸，脚老弯一软，就想坐下，但咬咬牙，还是挺住了。每次家访，我都好像在走二万五千里长征，山道越走越长。

太阳在山尖的树梢与回巢的雀鸟争挤的时候，沐浴在血红色的残阳中的山寨亲切地等在了我们的眼前，一只公鸡站在寨子门口拽弯了脖子歇斯底里，寨子外的吆羊路上是一群晚归的山羊，大羊都吃饱了，懒洋洋的，只有小羊慌里慌张地在大羊肚底下钻来钻去寻找自己的母亲。牧羊人倒拖着吆羊棍，斜挎着羊皮褂，歪戴着帽子，远远看见了自家读书的娃崽和老师，慌忙把羊轰进圈，接着就把方才还得意忘形的公鸡追得大惊小怪地抗议。我们到寨门口，牧羊人已经谦恭地站在那儿等候多时了，见到老师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把那双笨拙粗糙的大手反复搓来搓去，脸上溢满了局促谦恭的笑。自家心爱的撵山狗恰在这时不识时务地轻吠了两声，牧羊人一下子找到了表达感情的方法，捡了碗口大的一块石头，照着狗头砸去，撵山狗夹着尾巴拖一路凄婉的抱怨声渐渐远去。牧羊人又转回身来，对着我局促谦恭地笑着，那双笨拙的大手又反复地搓来搓去。

深夜，古朴的大山里显得格外寂静，在冒着浓烟的火塘边，围着一群善饮的彝家汉子，他们都是学生家长。他们都很木讷，不善言辞，他们表达感情的最好方式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给我斟酒，把我的酒碗倒得很满很满，